

# 深山俏天麻开出致富花

张凤兰 本报记者 徐缓/文 袁洁/图



编者按：近年来，国家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实行中西医并重的方针治疗疾病，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我国医药卫生事业中的作用，对中药材种植也越来越重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金寨县处于大别山腹地，有其独特的种植中药材的自然条件，历来有“西山药库”之称，随着金寨天麻、灵芝、茯苓等药用菌大市场在全国影响力不断扩大，产业链不断完善，与高校产学研关系不断加强，政府对“西山药库”建设投入加大，十大医药作为大别山区的战略新兴产业，利用休闲旅游和大健康产业发展机遇，在扶贫路上做出更大贡献。

11月1日，金寨县吴家店镇竹根河村江伟宏、潘艳香夫妻俩从天麻开始不停歇地栽树枝、装菌袋、装锅灭菌、平日宽敞的庭院也摆得满满当当，紧张有序地忙碌着。老父亲也在帮忙采收天麻，“看看这块头和品相，亩产市价5万多元不成问题哦。今年又是个好收成。”

“我都不好意思来打扰你们，正是采收、下种的时辰！”金寨县金寨食用菌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杜方平带着我们到达江伟宏家时，歉意地说：“看你说的，我们9年来忙乎得一身劲，还不是得亏你带来的好事。”江伟宏一家种植天麻5亩，预计今年收入可以达到25万多元。

杜总已经建成30多处约120亩设施和林下栽培种植天麻、灵芝、茯苓基地，年创产值1000多万元，基地农户年均增收万元以上。像江伟宏这样的天麻种植户，我们一路看了好几家，杜总有时介绍情况，有时“丢”下我们让我们自个欣赏山里风景，他却开车跑到山顶种植户那送去菌种或去解决技术指导问题。天麻种植地有海拔高度要求，道地药材必须符合地理环境要求。而像这样的“翻山越岭”，对于杜总来说是“家常便饭”。“别说今天这样的风和日丽，就是艰难的风雪严寒，如果需要，我们也是风雨无阻地送到，不能耽误种植户的‘黄金种植期’。”杜总最不堪回首的就是今年让人窒息的春天。

2020年的春天因为新冠疫情，除了一线的抗疫人员，全国人民都响应政府号召宅在家里。可是，在金寨县盘山公路上，却常见一辆满载菌种的皮卡车在崇山峻岭间负重前行。

自2月17日开始，这辆车前挡风玻璃上贴着“疫情防控通行证”的墨绿色半旧皮卡，总是于凌晨从桃岭乡三合小街出发，夜半而归，中间往返数次，先后到达南溪、汤家汇、果子园等县内种植天麻的地方，后随着疫情防控的减弱，又去往河南及湖北一带，历时40多天，每天行驶400公里以上，送出菌种30多万瓶，同时为群众捎去汽柴油、手套、油锯链条、农药等春耕急需品，解决了深山里许多农户春耕生产的燃眉之急。

驾驶皮卡车的人，就是杜方平理事长，一位与食(药)菌打交道了30年交道的人，一位靠刻苦好学、敢想敢干成了大山里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一位让“十大皖药”灵芝、茯苓、天麻等食用菌走进千家万户的人，一位省十二届、十三届人大代表、劳动模范、国家科协科普惠农兴村带头人、科技部优秀科技特派员巡讲员，更是一位圆了山里农民脱贫致富之梦、让致富之花开遍家乡山山岭岭的人。

戴着一般劲，就想改变家庭贫穷

1966年，杜方平出生在金寨县桃岭乡龙潭村，一个集库区、高寒山区、贫困地区于一体的偏村。修建梅山水库，他家从山脚移民到山顶，一分田地没有，只能在山上种香菇、茶叶、板栗，山场有限，产量也有限，他们一直生活在贫困的窘境之中。

8岁那年，他患肾炎无钱医治，水肿到不能走路，母亲就按当地中医给出的偏方，天天用茅草根、棉花秸秆、玉米须煎水给他喝，坚持两个多月辅助于无盐饮食，居然奇迹般地痊愈了。自此，他对山上那些神奇的草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学会了上山找鱼腥草、夏枯草、苍术、野茯苓、天麻等中药材变卖后贴补家用。可是，这点小小的努力，并不能改变当时贫穷的现状。14岁那年，中考预选后，因为家里实在拿不出一点来给他带到学校，也拿不出钱支持他参加中考，杜方平辍学了。

作为家里6个兄弟姊妹中的老大，辍学后的杜方平帮助父母养猪、养羊、养牛……尽力承担着家里的辛劳。他熬着一股劲，想改变家庭贫穷的境地，可是，猪养多了，没饲料喂；羊养着养着，得大肚子病胀死了；牛在山上放着，也有失足的时候，摔死了……十几岁的少年在苦难中探索跋涉，寻求一条摆脱贫穷、走向富裕的生存之路。

1984年，安徽大学微生物系讲师徐天慧来双河三合中学进行农业科技培训，讲解食用菌



栽培技术，本就聪明好学的杜方平听说后，去了一个星期，入了食用菌种植的门。后来，他听说县城梅山举办食用菌种植培训班，他又去报名听课。

“那时候，山里交通不发达，从住家桃岭关去梅山只能坐班船，可就是因为听课经常误了回家的班次，又没钱租私家小船，就从梅山大青峰岭到村里二里多宽的河面，靠游泳泅渡过去，然后沿着河岸爬一个多小时的坡坎坎回家。”事隔30多年，杜方平提起这段往事，神情里依然带有少年老成的坚毅：不拼怎么办？一家人要吃吃饭，靠生存下去的欲望支撑啊！

掌握了菌菇栽培技术的杜方平，开始带着家人种菌菇。别人家过年聚会打牌拉家常，他家就种菌菇、做种菌、卖菌菇。菌菇栽培果然是一项短平快的产业，从种植到售卖，两个月就有了收益，家里生活日渐有了起色。

“我那个时候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并不满足菌菇栽培，我要学习菌种生产知识，这样就可以避免买到质量不合格的菌种而影响一季的收成。”于是，他步行20多公里，找到双河供销社菌种厂，边打工边学习。不怕苦和累，加上老师出高徒，不久，他就全面掌握菌种制作技术，回家开办自己的菌种厂。

菌种厂的起步阶段，实在简陋。用瓶子，就找左邻右舍要盐水瓶、酒瓶，然后用村里种的小麦、玉米和稻草粉碎的面组成配方，又跑去高校买大试管自己扩繁原种，没有超净台，也没有高压锅，就把瓶子放饭碗里蒸；没有接种环境，就用棉子挖几个洞，然后把手伸进去……夫妻俩同心协力，生产出一瓶一瓶没有统一规格的菌种，出售时，却像宝贝送人一样，总会找机会去看一看。那时候没有电话，他们就记下购买者的地址、姓名，还有数量，然后怀揣一张金寨地图，逐个走访。“金寨的沟沟坎坎，我都去过，现在我就是‘金寨的活地图’。”

1997年，在菌种初步打开销路之后，为了便于生产和销售，他们在梅山大青峰岭租下两间平房，开始专业制菌生涯。功夫不负有心人，多年的细心研究和经验积累，他们生产的菌种出菇率高，四里八乡的种植户都爱到他这里买菌种，菌种厂的生意开始红火起来。

一个家庭先富起来了，在妻子王荣清的协助下，杜方平开始去做更多的事，帮助更多的家庭走出困境。

当天麻科技特派员，给农民争口气

11月1日，我们专程来到坐落在桃岭乡三合街村中的金寨菌种厂，这里是原废旧厂址改造的，一溜排房里，拌料、装袋、灭菌、冷却、接种、养菌等等三二十几个车间，具备年产菌种300万瓶的能力，解决贫困户60多人就业，菌种远销河南、湖北、贵州、四川等全国20多个食(药)菌种植区。二楼规范化的实验室摆放着各种仪器、试剂、药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有条件改善，再也不那么寒酸啦！”

1999年，国家科技部在金寨实施科技扶贫攻坚项目，中国天麻之父徐景堂的得意门生——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药用植物研究所教授王秋颖作为青年志愿者科技扶贫支援金寨，“我遇到了人生当中的‘大贵人’，他帮我打开了天麻、灵芝和茯苓等药用菌野生培育的科技之窗，我也进入人生第二大转折点。”

一枝独秀不成景，满园花开才是春。杜方平就是希望越来越多的农民，不仅仅是脱贫，而是过上更加美好的日子。

当时，本就对中草药有一定情感，对天麻、灵芝和茯苓种植有一定知识的杜方平如饥似渴、求学心切，每每遇到栽培上的困难和解不开的难题，就请教王秋颖老师。即便王老师回到北京，他也要在北京上学的弟弟设法联系王教授，给他答疑解惑。王老师不厌其烦地给予无偿指导。等他们来金寨实施科技扶贫项目的时候，杜方平有幸成为当地的技术员了。

“比如安徽大学生命科学院沈业寿教授来金寨金寨山、悬剑山、水竹坪等地收集野生蜜环菌和萌发菌，研究野生天麻的生长习性，作为技术员，我全程陪同，借机又学到更多天麻、灵芝、茯苓方面的栽培技术。我们现在已经是科研与实践合作伙伴了。”

当时，原科委科技扶贫办给杜方平开了一张介绍信，介绍他以天麻技术员的身份去长岭、天堂寨、汤家汇、燕子河4个乡镇的200多个贫困户家里实地考察了解天麻种植立地条件，然后形成报告反馈给国家科委扶贫办；杜方平再通过数百场讲座通俗易懂地把技术分享给种植户。

让农民兄弟笑靥如花，过上幸福生活

在杜方平简朴的办公室的墙上，除了悬挂着奖励荣誉、龙头企业牌子、国家及省人大代表大会合影、各级领导视察企业和基地的图片外，最显眼的就是“扶贫图”，标示着本县各个乡镇村要“亲临”的地方。

汤家汇镇古山村陶元平等10多个贫困户的天麻基地在海拔近1000多米的金寨山上，那些高海拔的山林里，也是野生天麻、灵芝生长的适宜之地，每发现一处，他就拿出海拔表、本子和笔，及时记录当地的高度、湿度、朝向及土壤结构，再进行研究，先后培育出“金红天麻”、“金绿天麻”两大适用品种。他主持的“永久性地下通道工厂化天麻栽培技术研究”，通过省级专家鉴定；他申报的“室内养菌种植天麻方法”、“利用梢头枝种植天麻方法”、“防虫菌种生产方法”和“利用流质培养基替代土壤种植灵芝的方法”4个发明专利先后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2015年安徽省获得国家天麻、灵芝、茯苓、丹皮和半夏5个品种的稀缺中药材种苗基地建设的荣誉，他的金寨合作社就扛回了天麻、灵芝和茯苓三个国家级种子基地的招牌。

30年里，他不仅把他们生产的食用菌种销售到大山里的农户家里，也将科学技术送到农户手里，年年都有好收成，让他们像笑靥如花，过上幸福的生活。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杜方平在金寨县食(药)菌种厂的基础上，成立金寨县金寨食(药)菌种植专业合作社，带动食用菌种植户500多家，当地近90%有了劳动就业的地方。

走进生产车间，装袋、灭菌、接种……就近就业的村民们，熟练地忙碌着。“我是附近赵院村人，早上骑车20分钟来到厂里，下午5点前回家，一天接种1000多瓶，每月可以拿到3000元左右。”吴章菊笑眯眯地说。

下午4点30分，吴玉莲就结束工作去学校接孩子了。“我在这上班，拿钱、照顾孩子，两不误。”

“她们大多是有老下有小的，照顾家庭，我们设计的工作流程，完全按照员工时间，并且多劳多得。”杜总的贤内助王荣清忙碌在生产一线，憨厚地表述道。

“我从山东建厂起家，现在回到家乡办厂，以可靠的产品质量、合理的产品价格、优质的售后服务，赢得了老客户新朋友的信赖。跟绿城、绿城、蓝城、融创、万科等国内中式建筑的龙头企业进行广泛的战略合作，并得到一致好评，还有就是我们公司专业生产各种规格古建青瓦、勾头、

建筑是富有生命的存在，是凝固的诗、立体的画、贴地的音符，每一个建筑都在穿行的岁月里留下沧桑的故事。

一系列艺术精湛、风格独特的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独树一帜，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像一部部石刻的史书，让我们重温着祖国的历史文化，激发起我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信心，同时它也是一种可供人观赏的艺术，给人以美的享受。而这其中功不可没的是风格独特又有灵气神韵的古建筑材料。

把民族文化镶嵌在古建上

本报记者 徐缓/文 王丽/图

踏着金秋十月的余晖，我们来到霍山县经济开发区采访一家建材企业——安徽龙钰徽派古建工艺制品有限公司的老总，程晋扩，这个名字很奇特，他的事业发展也很有故事，他的家乡情结更是浓郁深厚。

程晋扩是60后，寿县杨庙人，1981年高中毕业，回家务农几年，想着出去闯闯吧，不能趴在地里刨食吃，就跟着南下大军来到福建福州一个瓷窑厂，从最底层的泥匠、搬运开始，狠命学习技术，接着管理岗位、运营销售跑市场，苦活累活技术活统统顶着了压力干了学了，本领与市场把握住了，走南闯北，见识心胸视野打开了，对自己有了信心。做了7年技术厂长之后，他决定独立做自己的产业，闯到山东、河北等地开辟自己的实体瓷器生产制造厂。

徽派建筑是中国古建筑最重要的流派之一，它的工艺特征和造型风格主要体现在民居、祠堂、牌坊和园林等建筑实物中。它集徽州山川风景之灵气，融风俗文化之精华，风格独特，结构严谨，雕镂精湛，不论是村镇规划构思，还是平面及空间处理、建筑雕刻艺术的综合运用都充分体现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它在总体布局上，依山就势，构思精巧，自然得体；在平面布局上规模灵活，变幻无穷；在空间结构和利用上，造型丰富，讲究韵律美，以马头墙、小青瓦最有特色；在建筑雕刻艺术的综合运用上，融石雕、木雕、砖雕为一体，显得富丽堂皇。随着文化自信的回归，徽派建筑越来越得到国人的认可。

“我醉心于我们国家传统的建筑文化，烧制瓷器与锻造古建筑异曲同工，尤其是在建材中融入中国元素。”他给我们看了很多中国各地的名楼名镇名园民居，许多知名建筑企业都在使用他们的古建产品。

为什么要回到家乡来发展？“看重家乡的人气和氛围，看重家乡独特的资源。”霍山县优越的地理位置、便捷的交通以及储量丰富的古建陶瓷原料，为烧制古建产品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先决条件。

程晋扩原来的厂建在山东、河北，2015年来到霍山，是该县县委宣传部招商引资企业。当时霍山的兆峰陶瓷破产，遗留下来的场地和设备经过他的盘活，重新焕发生机。全厂占地面积200多亩，现在企业用工350多人，其中技术科研团队50余人，成熟的营销服务团队20多人，拥有6条国内古建行业规模宏大、设备先进的现代化辊道窑炉生产线，日总产量达到40000多立方米，年产值达1300余万元，年销售额超过1.3亿元。

“我们这里的土壤含有独特的古砖瓦必需的元素，就像宜兴陶瓷要用紫砂一样，离开这些，砖瓦的质量就达不到那么高的标准。我很自豪地说，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挖过家乡一个山丘，我们使用的都是本地建筑企业废弃的土石，经过我们的科学技术自然处理，生产出质量过硬的古建产品。为了环保达标，我去年投入500多万元用于环保技术改造。”

山东临沂师傅陶陶正在等着装车拉货，“我基本上每月都要来几趟，我们山东现在与程老板合作的建筑企业还蛮多的。”

“我从山东建厂起家，现在回到家乡办厂，以可靠的产品质量、合理的产品价格、优质的售后服务，赢得了老客户新朋友的信赖。跟绿城、绿城、蓝城、融创、万科等国内中式建筑的龙头企业进行广泛的战略合作，并得到一致好评，还有就是我们公司专业生产各种规格古建青瓦、勾头、

滴水瓦、脊瓦、青砖、古建面砖、大小古建地砖及各种仿古建筑配件，是国内唯一一家产品覆盖屋面、墙面、地面等全方位专业性的古建材料生产厂商。”程晋扩丝毫不掩饰自豪感与高度自信。

在厂区大院内，“躺”着很多砖雕、龙凤、仙鹤、麒麟、松竹梅兰菊……不同形状、不同图案、精美灵动形象，惹得我们的摄影记者不停地拍摄。

“徽派古建筑以砖、木、石为原料，显得古朴典雅、浑厚潇洒。砖雕大多镶嵌在门罩、窗楣、照壁上，在大块青砖上雕刻着生动逼真的象征吉祥的龙凤、仙鹤、麒麟、祥云、八宝、博古山水风景、人物故事等，题材有传统戏曲、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和鱼、熊、耕、读、宴饮、品茗、出行、乐舞等生活场景。”与古建建材打交道近20年，对传统古建文化也是行家啦，程总边带我们参观，边娓娓道来。

中国古代建筑的独特之处，正在于把哲学思想与历史文脉融入砖石之中，使建筑成为文化传承的视觉象征。城市建筑从来都不只是砖瓦的堆砌，而是记录着不同时代的阴晴圆缺、悲欢离合。“我们在保持原有传统文化特点的同时，要研究符合现代特性的元素嵌入。”

比如青砖、红砖、花纹砖系列产品，粘土中含有铁，烧制过程中完全氧化时生成三氧化二铁呈红色，即最常用的红砖；而如果在烧制过程中加水冷却，使粘土中的铁不完全氧化而生成低价铁则呈青色，即青砖，具有密度强、抗冻性好、不变形不变色的特点。黑白灰青砖采用自然原土无氧烧制，以水为灵，以火为刚，五行相合，居家冬暖夏凉、养生环保；青砖中含有微量的硫磺元素可杀菌、平衡装修中的甲醛等不利人体的化学气体，保持室内空气湿度、综合透气性、吸水性、抗氧化、净化空气等特点，成为现代设计师极力推荐的产品之一。

温暖的制瓦车间流水线，来自霍山县与几街鸟观咀村洪雪菊、指封山村刘伦选、叶其根，正在娴熟有序地从一线窑炉分选下瓦、堆瓦，他们都是贫困家庭，之前在家务农，上有老下有幼，现在月收入都在4000元左右。“不同岗位，按劳计酬，多劳多得。家门口就业，还能照顾家庭，中午公司还有午餐，我很满足了。”

我们来到宽阔的特型手工制作车间，程总介绍道：“这是飞檐翘角，是中国建筑屋顶风格的重要表现之一。你看这是大龙，这是走兽又称小兽，屋顶层檐所用装饰物，排列顺序为龙、凤、狮子、天马、海马、押鱼、貔貅、鸾凤、斗牛，多为有象征意义的传说或神话中的神兽，增添了建筑物向上的动感，层层叠叠的飞檐营造出壮观的气势和灵动轻快的韵味。”因为特殊工种，这条生产线一般集中批次生产，此工序员工也是技术工人，一般月工资都在1万元以上哦。

公司不断的科学技术创新，发展和扩大，现已在全国包括技术、产量、质量、销售各方面处于突出地位。已经成为该县纳税大户，位列前十。2018年、2019年公司纳税额为453万多元、416万多元。工人月工资平均在5000元左右。公司积极参加百企帮百村、救助贫困大学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贫困村对接扶持等等，主动扛起社会责任。

“我们都是文化的继承者，也是续写者。”

采访后记

古建研究专家李拯撰文表述：随着城市快速发展，一些地方不顾城市的历史文脉，导致城市建筑乱象横生，而城市记忆则在推土机下化为瓦砾，城市文脉出现断层。这种建筑与文化越来越远，与浮华越来越远；与传统越来越远，与“山寨”越来越远。现代化固然伴随着工业轰鸣与都市气息，但那并不意味着城市只能是坚硬的钢铁水泥森林。城市建筑既是对空间的折叠，更是对历史的延续，如果斩断了历史文化脐带，就只能在所谓的审美世界里无所适从地流浪。

城市是一个民族文化和情感记忆的载体，历史文化是城市魅力之关键。我们不能以为高楼大厦越多，就越现代化；更不能以“现代化”的名义，将凝固着历史记忆的城市建筑拆除，做出“拆真古迹、建假古董”之类的蠢事。建筑也是富有生命的存在，是凝固的诗、立体的画、贴地的音符，每一个建筑都在穿行的岁月里留下沧桑的故事。

“我们都是文化的继承者，也是续写者。”

